



# 总统要为菠萝“魔芋”翻新篇

■ 本报评论员：余凡

这两年来,有听过本国农民种植名叫“菠萝”(Porang)的薯芋而致富的传闻,但因关注疫情忽略了。近闻《时代网》(TEMPO.CO)于6月21日称,农业部长沙卢尔(Syahruil Yasin Limpopo)畅谈当红农产品“菠萝”的前景,并指示地方政府积极推动菠萝的开发种植。

部长认为地方首长必须善于发展适宜当地土壤、气候的现代农业。首先需要各省政府的联合计划与行动(konsolidasi),其次是选择恰当的品种及农机的运用,还能了解出口市场的商品行情。譬如,除了上述的菠萝,目前国际市场对“红姜”的需求也十分走俏。

苏拉威西东南省(Sulteng)根打利县(Kendari)农业研究所所长尹定(N.Prayatno Ginting)表明,本国的“菠萝”已成功打入中国内地与台湾、日本、韩国市场;2019年出口11721吨,创汇6440亿盾,2020年升至20476吨,创汇9243亿盾,市场前景看好。一般情况下,首期8个月每公顷收益约4千万盾,第二期的8个月增至8千万盾,而第三期的8个月则高达2亿印尼盾。不过,芋苗的价格偏高,便宜的每公斤25万盾,贵的要80万盾。

“菠萝”(Porang)的拉丁学名 Amorphophallus Blume,属天南星科(Araceae)薯芋类作物,中国称魔芋或“魔芋”,3000年前已在陕西、甘肃、宁夏等地区种植,并扩散至西南各省皆有栽培,成为辅助食品;后外传至韩、日等国。它含淀粉35%,蛋

白质、葡萄糖甘露聚糖(Glukomannan)、水溶性纤维素以及多种维生素和钾、磷、硒等矿物质元素。还含有人类所需的魔芋多糖。具有降脂降糖、减肥健美等功效,故被捧为“健康食品”。

《罗盘网》(KOMPAS.com)于7月30日报道,沙卢尔部长积极鼓励东爪哇省茉莉芬(Madiun)县发展菠萝产业,别止步于出口干芋片及块茎,而发展成菠萝栽培中心,让本区出口的菠萝提升为制成品,譬如芋粉及日本热销的白泷(Shirataki)米,争取更好的价格优势。

事态引起佐科总统的密切关注,指示相关部门把“菠萝”当作重点提升的商品,因为估计能为国家争取庞大的外汇收入,并要求尽快发展可制成品的下游产业。农业部正在大力推广

菠萝加工业的扩展计划,完善从上游种植到产品出口的链条,巩固竞争力。何况,本国目前仅能供应国外订单的一成左右,扩展的空间还是十分令人鼓舞、乐观的。

《时代网》于30日报道,沙卢尔部长在视察茉莉芬县一家“菠萝”(魔芋)加工厂时说:“总统要求不再把魔芋以块茎(umbi)半成品形式出口,茉莉芬县必须提高魔芋的工业化产品处理。”向来是以切块或碎片晒干后出口的魔芋,若能制成白泷米、面条或干粉后出售,将对国内工农业发展有很大助力。他说:“总统已对所有部长下达指示,农业部将坚定地支持农民及相关农业的问题。”我们能够相信总统的决心,也相信农业部的能力。

根据资料提示,把“魔芋”加工制成品大概需要几道工序:首先将晒干的芋片倒入圆盘磨机,然后进入制粉的球磨机,芋粉经过衍射(difraksiasi)程序,将草酸钙及其他杂质以吹风方式分离。第5道工序是用乙醇(etanol)进行洗涤,尽可能清除芋粉中草酸钙的含量,消除对人体的不良影响,只留下葡萄糖甘露聚糖等有益元素,产出的纯净芋粉就可以作为各样制成品的原材料。加工的科技含量并不高,但对卫生品质的标准很重要。

好几年前,我曾读过一篇有关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报道。在一大片玉米种植基地,能为11类加工企业提供主要及辅助原料。除了农业主产的玉米颗粒,连秸秆、叶片也能物尽其用。印象最深刻的玉米棒(Tongkol)全被收集后进行加工处理,从中提

取糖尿病患者适用的木糖醇,其次作为调味剂辅助原料,然后可提炼酒精、饲料添加剂,最后粗糙的残渣用作造纸材料。农产业环环相扣,即清洁环保,更提升农产品利用价值,创造就业机会。

我顺便在“百度”浏览,发现中国网络的“魔芋”种苗有好几类,价格顶多是每公斤12元人民币,折合约26000印尼盾,比国内销售的种苗价格便宜多了。当然,我不是专家,可能国内农民采用的是日本的种苗吧?如今资讯流畅,大家都可以搜索、对照。

总统在矿业方面已下重锤,禁止矿砂直接出口,如今也要为农业产品翻新篇,这样才能创收外汇、保住资源、保住民生、留住人才。而不是让“人才”都涌向政治舞台!

■ 万隆：玉平

## 缅怀黄再宽同学

2021年7月23号那天,晚上约8点多我看完了中国的电视剧,睡觉前我打开了手机,在巨中第十九届老同学群组看到了清霸同学用印尼文告诉同学们:我们的黄再宽同学已离世,享年78岁,遗体还在雅加达儿子的家,7月25号下午14点将土葬在茂物的坟场。看到了老同学再宽离世的噩耗,我不禁悲从中来!而已有不少的同学在群组里纷纷写悼词向再宽同学致哀。我也赶紧写了一则致哀的悼词。

再宽是得了癌症,虽然他一直都有到新加坡积极进行治疗,但始终斗不过

那癌症恶魔,癌细胞扩散了,治疗无效,撒手人寰,永远离开了他的家人、亲戚朋友和同学们……没办法,生老病死都是我们要面对的,真的是无可奈何!那天晚上我梦到了再宽,他望着我,我也瞪着他,但我们彼此都没讲话,只一会儿他就消失了。再宽出现在我的梦境,是向老同学告别吧!斯人已去,生者坚强!再宽同学,你一路走好!愿再宽的夫人及家属节哀!谢谢清霸同学,买了花板以巨中第十九届国内外同学之名送到再宽的治丧处,现在新冠肺炎的病

毒还在肆虐,在这疫情的非常时期,大家都不能出门送再宽最后一程,只能送上花板以表心意!

读书时期的再宽不是一位帅哥,他的相貌平平,在班上也不是一位学霸,但学习成绩不错,每学期都升级。就这样我们从初中一直同班到高中毕业。毕业后同学们劳燕纷飞,各奔前程。而再宽也在巨港下海做生意。由于靠他的努力和拼搏,生意蒸蒸日上,越做越大,当年这位貌不出众的同学成了巨港的一位富商和企业家。事业有成的再宽变得富有了,但他的本

质没变,他还是当年读书时期的那个再宽,没忘记同班时的同学情!

毕业后的五十多年,他一直都和还在巨港的同学们密切联系,听说每每他家里有喜事,孩子结婚或其他别的庆宴,他都会邀请还在巨港的同学参加聚餐。在2018年1月10号至12号再宽和清霸两位同学无私解囊,出钱出力,在清霸的Opi Indah 宾馆举行了一连三天的五十四年的老同学聚会,聚会成功召开,圆满结束!12号的晚上我们参加了黄再宽同学和他的夫

人叶春连女士结婚五十周年的金婚盛宴。往事如烟,可惜这一切都过去,永不复返了!只在脑海里留下那挥之不去的美好回忆!

再宽走了,永远离开我们了,但同学们是不会忘记他的!再宽同学,你安息吧!我们会永远怀念你!铭记你!



漫画 王锦松 (原载《联合早报》)

■ 三宝垄：夏木匠

### 20、此情继续无尽期

据说晨起闻雀噪是喜庆之兆。

今早一起床,没听到一点雀噪的声音,但我却感到一阵心跳,眼角儿也跟着直跳,我也不知这会是什么预兆,也许是有喜事要来到,真叫我喜得咧嘴而笑。

我下楼洗漱清洁,坐着喝咖啡,等候表妹去上学。

表妹从房里出来时已经准备停当,她已经打扮的整整齐齐,她知道今天中午我会去接她放学,所以面上轻施薄粉,乌溜溜的长辫子也结得紧致有致,这或许就是所谓的“女为悦己者容”吧。

我站起身来,就象迎接新娘子一般挽着她的手臂走出大门,出了门我才改成牵着她的手;我牵她的手一直走到大路口才“依依不舍”放开,她一步一回头的上学去。

今早是她破题儿第一次步行上学。

我站在路边看着她的背影消失,便就地站立晒晒太阳,以及看热闹繁忙的街景,看来来往的车辆,熙熙攘攘匆匆的人群;这些上班的、上工的、上学的,都在各自急急忙忙赶路,这情景真像是一副画,一副真实的清晨闹市生活风情画。

待我感到身子微微出汗,我就回身进入巷弄走回家,经过里弄尽头那家面食店见已开店招呼客人,我便进去要了一碗碗面,外加一碗猪肚子、猪肝、猪粉肠三级第汤(我要厨师把猪瘦肉换成猪粉肠),一个人慢慢噬食。

饭饱茶不醉,我摸着涨鼓鼓的肚皮慢条斯理经人里弄直走回家去。

姑妈已准备出门买菜,我叫姑妈带门锁,因为我要出去走走,到到学校接了表妹就去逛街,要到下午才回家。

今天是星期六,表哥做半天工,我叫姑妈下午开档时叫表哥帮手。

姑妈生有五男三女。大表姐嫁了人,二表哥在姑妈的一个档口守档卖瓜,方便姑妈

出埠或日常去菜市场买菜时,档口有个人看守招呼顾客,三表哥在近唐人区一间布疋批发零售店里工作,四表弟还在半工读,做照相摄影,阿兰与一个妹妹两个弟弟还在念书。

洗好了澡,换件衬衫,我从巷弄漫步走到大路口,一路沿着阴凉的屋檐下彳亍而行。这条路我第一次第一天来万隆时就与表妹手牵手道别走过,经这条路表妹还“带”我去“看美女”。今天我旧地重游,自然像识途老马一样走走呀走走,走到十字大路口。

在十字街口等候红绿灯过街时才省起,我又走上这条路干嘛,我来不及多想绿灯又亮了,我随一群人快步过街,过了街,迎面闻到阵阵随风扑鼻浮动的暗香,是那么的清飘,馥郁而不郁,使人心泰神爽。

我信步走近,芳馥清香之气是由印度孟买商经营的,一连三家毗邻的专卖丝绸布缎丝织品的大商店弥漫流出,但觉异香馥郁,透于户外。

我边走边停边看,橱窗里琳琅满目不胜举的奢侈品、奢侈品,消费形形色色看得人眼花缭乱。

行行重行行,浏览再浏览,大约走到这条街中段,我又看到那横贯两条通衢大道的弄堂。我漫步走进,这时还很早,商店、摊子、档口才开始开门预备做生意,行人顾客也还寥寥无几,所以我才能摇摇摆摆从容不迫慢慢的看着。

我从苏迪曼街入口这一边一直走到达兰家翁街出口那一边,把整条巷弄看个“全豹”。

我转回出口处,沿苏迪曼

## 我的故事 (第二章)

街回到十字街头,再往“巴刹峇汝”方向走过去,在另一端十字路口处向左转折,过了大火车站再走一段路,找到了“华侨中学”这间学校,便在一棵阴凉大树下等候表妹放学。

不多久钟声响了,学校放学回家了。学生们三五成群,有追逐嬉戏直跑出校门的,有挽着颈项边走边说笑的,有骑着脚踏车慢慢踏行的,他们陆陆续续朝校门走出去。

我见表妹从老远的走廊走来,看她笑得很开心,身旁跟着一个男生与她有说有笑,偶而扯一扯她的长辫子,表妹打了下他的手,看他们非常熟络亲近,直谈到学校大门还不捨得分手;我站在较远的树下等着,看得心里凉了半截。

不久表妹才发觉了我,向那男生讲些什么,就快步走到我身边一面问:“表哥你久等了?”我只淡淡一笑,心里老大一个疙瘩还在隐隐作痛。

她回头向那男生挥挥手,牵着我的手雀跃而走,心里显得格外的高兴,我也不清楚是因为刚才与那个男生谈了许久的“绵绵情话”,心中甜蜜犹在,或者是因为牵了我这样一个“英俊潇洒”的表哥“游街示众”而“得意洋洋”。我心里苦笑,默默地让她牵着走,谁叫我是他的表哥。

她忽然扁过头问我:“表哥,我们去哪里?”

“随你吧,是你牵着我走”,我随口而答,跟着接下去说:“先吃午餐吧。”

我们在巴东饭肆吃巴东菜。巴东菜有个特色,那就是煮的菜除了沿用他们先人历用的草药香料,都加进椰果汁和辣椒佐料,味道几乎都是辛辣的;如果你细嚼慢咽,当会尝到辛辣的韵味,虽然大同小异,但并不一样,每一样菜都各有各独特的香味和食感。

表妹喜欢吃辣的食物,虽

然吃到“汗流浹背,面红耳赤”,但仍然“喜于此道”而“乐此不疲”。我看她面颊吃辣成滴,如同盛放的玫瑰,心里的“气”顿时消了,不自觉地拿出巾帕抹干她额上的汗珠,细声向她说:“慢慢的吃,不用急,吃完了我们去看午后电影。”

她吃完了,用手帕抹净嘴边残留的油腻,喝尽杯中的开水,闻言接上了口:“前几天我们就刚看了场电影,故事的确引人入胜,我们……”

我听到两次“我们”二字,心里慌得急忙问道:“我们?哪一个我们?”

她奇怪的看我一眼回答:“是刚才与我谈话的那个男同学。”

我的天,我心里不禁暗暗叫苦,只听表妹接下去说:“这两周内我们看了两次电影,我们还有……”我登时忐忑不安起来:“妈呀,他们还看了两次电影呢!”我真的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。

只听表妹继续说下去:“……刚才放学回家,我一再跟他约定,后天周一我们再去第三次看电影,一切由他打理,我到时准时到场。”我听了顿时像被人重重的打了一拳,打的我眼里满天星斗,一阵眩晕,幸好我是坐着,不然真会倒地不起,心里却叫苦起来:表妹,表妹,你也太过分了吧,既然一而再,再而三跟男同学看电影,你这样快就忘情于我,把我忘得干干净净……”我还在自怨自艾,殊不料表妹竟自顾自的说下去:“再下一个周一,我们还准备再看一场第四次电影,如果经常有这样的机会多好。”

哎,表妹,你在我面前把我揶揄的够了吗?老天,我的胡言乱语当真这样快应验了吗?

我真的就要背起沉重的爱情的十字架吗? “表哥,你怎么啦,是不是

不舒服了?”表妹好象注意到我的脸色不对。

我不答,只能啼笑皆非看着她。我们坐了一会就离开饭肆,漫无目的的走着,有时她踢一脚路边的小石,不知心里想些什么。

最后我们随便在阿伦阿伦周边四家戏院中选了一家,看了一场两个人也不知在看什么电影;缘因我一路闷闷不乐的,而表妹也好似知道我不高兴,虽然在戏院里她依然把身子偎在我的肩膀,到底好象多了一层隔膜。最后还是我“心太软”,把手伸过去抚摸她的头发,她顺势侧着头让我的脸颊贴上我的脸颊,这意味着什么呢,我毫不犹豫把抚摸她头发的手揽紧她颈项,她把头略向后仰,我在她微启的双唇深深的吻了一个长吻,她融化了,柔顺的卷进我的怀里。

我们分别了八九月,此刻无不

声胜有声,我们就这样默默无语,我们尽情的温存,我们放怀的拥抱,她蜷伏在我的怀里有点委屈地说:“表哥,你刚才生气了?”我言不语,把她搂得更紧。她继续说:“学校举办电影周,全校都要去看,我们初一级三班轮到周一,后天周一是第三次,第四个周一是第四最后一次。”她把我的手抓得很紧,接下说:“对不起,我刚才故意惹你生气。刚才缠着我说话的那个男生和我是堂兄妹,我们很熟络,他父亲是我父亲的胞弟。”

我听了,虽然放下了心里的一块铅石,但是另一个念头却贸然而生。一个是表哥,一个是堂哥,表哥堂哥两个同时看上而爱上同一个表妹/堂妹,那以后我的故事应该怎样写下去呢?

你说呢? (第二章)

## 西加我来了

——到西加中铝工地有感  
叶带凤

踏着西加的热浪, 踩在中铝繁忙的工地, 倾听赤道回响, 梦回兰芳共和国之华章。

这片神奇的土地, 一头枕着太平洋, 一脚勾着印度洋, 腰缠马六甲之航。

这片都和下西洋亲吻之地, 千年阔叶林少见张扬, 成片的棕榈勃勃生长, 我仿佛听到了大气哭喊。

西加,我来了, 钢强的桩基嵌入花岗岩的心房, 隆隆机声将沉睡的大地之梦呼唤, 神奇土地 增值再出发。

写于2021年7月18日星期日 (作者单位:浙江岩土)